玉函山房輯佚書

經編孟子類

孟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　後漢趙岐
孟子程氏章句一卷　後漢程曾
孟子高氏章句一卷　後漢高誘
孟子劉氏注一卷　後漢劉熙
孟子鄭氏注一卷　後漢鄭元

孟子章指二卷後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仕至太僕卿漢書有傳岐著孟子章句十四卷宋孫奭作正義宗之今孟子注疏是也題辭謂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唐陸德明經注合爲七卷並刪去章指孫氏不削標識混入疏中啓落大半毛斧季扆曾見章句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趙氏篇叙從此校出而斧季手校注疏不言章指出自蜀本惠氏棟亦僅從盱郡重刊廖氏本校錄非世綵堂元本也吳郡余蕭客作古經解鉤沈從兩家

所校補入大有功於趙氏茲擇錄之依題辭分爲上下卷並以篇敘附焉阮芸臺相國南昌重雕注疏本各卷後附校勘記孟子章指亦補入可稱注疏完帙此以單行補遺取便觀覽云衞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章指卷上

漢　趙岐　撰

梁惠王上

何必曰利

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毛氏挍宋文定鈔本

豈能獨樂哉

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

平化與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絶不得保
守其所樂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
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
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
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王請勿疑

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

挺服强仁與不仁也

沛然誰能禦之

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

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上並同

未之有也

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

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蹤其跡

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梁惠王下

則王矣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不亦宜乎

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好君也

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

於王何有

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貴難於君謂之恭者也並毛扆校藏書宋鈔本

王顧左右而言他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

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未聞弑君也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

欲以深譏齊王垂戒於後也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所人之好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察哉

亦運而已矣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則猶可及止也

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死其長矣

言上怨其下下逆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則是可爲也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死守善道也

强爲善而已矣

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强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

君請擇於斯二者

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

曰擇而處之也

焉能使子不遇哉

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此毛扆校汲古閣藏本）

公孫丑上

惟此時爲然

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

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

也

水有盛於孔子也

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
當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
子也孟毛校叢書堂本
此之謂也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
遠人不服脩文德以懷之
此之謂也
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
防患於未亂也

未之有也

言循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援援非所當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不足以事父母

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反求諸己而已矣

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

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君子不由也

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公孫丑下

戰必勝矣

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而可以貨取乎

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

無處兼金不顧

此則寡人之罪也

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豈不韡韡然有餘裕哉

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

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予何言哉

言治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孫君

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公行之喪

以禮爲解也（趙氏校宋文定本）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可謂孝矣

何爲務之哉

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

又從爲之辭

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陷其上也

自此毀丈夫始矣

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長者絕子乎

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習道之所以服

也

王誠小人也

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此之謂也

詒何爲不豫哉

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非致[illegible]也

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忠林校明郡重刊廖氏本

滕文公上

厥疾不瘳

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我不倦

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弔者大悅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諫如流文公

之謂也
則在君與子矣
言尊賢師智眾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
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惡能治國家
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
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
陳堯舜上下敘以匡之也
命之矣

言君人祿情制禮奉將望子五同質而違中以直

正枉憮然改容遂其理也並毛校奐文庄本

滕文公下

未有能直人者也

言循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不屑就也

此之謂大丈夫

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况儀衍

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徒禄而勤苟容

干禄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負功也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

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

何畏焉

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

雖欲不亡莫由也已

獨加宋王何

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漸之者然也並毛校載齊堂本

可知已矣

言道與不謀迫斯强之殴泄已甚嫺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何待來年

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擴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聖人之徒也

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聖人之道親親偷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

並毛校
鮑菴本
四十七卷十三 聊城館補校

孟子章指卷下

離婁上

謂之賊

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圓由先王禮義爲上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則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此之謂也

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而强酒

言仁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自求多福

言行有不得於人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攻行飭躬福則至矣

家之本在身

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愼也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逝不以濯

言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敢難有億萬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此之謂也

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愼而巳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

此之謂也

言水性趨下民衆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

哀哉

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而天下平

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未有能動者也

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
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必爲政於天下矣
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遂至父來
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
行善也
次之
言聚斂害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聞鳴鼓以戕
殺人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

也

人焉廋哉

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

拚也

則不祥莫大焉

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可也

言上孝發志下孝發體曾子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而國定矣

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

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有求全之毀

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

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無責耳矣

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在好爲人師

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夫言也

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克有非

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

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而以餔啜也

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遁免窮處餔啜

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咎樂正子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

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聖受堯二女夫三

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手之舞之

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此之謂大孝

言以天下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囂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如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並毛校吳文定本

離婁下

其揆一也

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出通一軌故可

以爲百王法也

日亦不戾矣

言重民之道平政爲治人君出天天不家撫是故

子產渡人謂了不取也並忠校旴郡重刊廖氏本

何服之有

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君

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君義莫不義

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大人弗爲

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其間不能以寸

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須教而不敗乃歸自然

而後可以有爲

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

當如後患何

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枝不求何用不臧

仲尼不爲已甚者

言論語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惟義所在

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可以當大事

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將以反說約也

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

美者也

求之有也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

號殊其是違乎

蔽賢者當之

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君子恥之

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之是以

仲尼川上曰逝者如斯

幷行仁義也

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

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矣

坐以待旦

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

之備蓋由此也

則丘竊取之矣

言詩可以言詠頌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予私淑諸人也

言五世一體上下流通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並毛校吳本文定

死傷勇

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發乘矢而後反

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發凶獲患是故

子濯濟難脅羿以殘可以鑒也

則可以祀上帝

言貌姣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

脩飾惟義爲常也

可坐而致也

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

命之旨也

不亦異乎

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務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則君子不忠矣

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忠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雖閉戶可也

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是則章子已矣

言匡章得罪也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亡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易地則皆然

言臣當營君師有餘務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而得其同

堯舜與人同耳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儒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幾希矣

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覩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並惠校盱郡重刊廖氏本

萬章上

乎於大舜見之矣

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矣僞焉

言仁聖所存者含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此之謂也

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執道無有加焉

此之謂也

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

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其義一也

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

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朕載自亳

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

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何以為孔子

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之

孟子辨之正其大義也

而謂賢者爲之乎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

萬章下

非爾力也

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

而大異者也

其祿以是差

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諧侯

僭越滅跡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

之問

其義一也

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

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公養之仕也

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而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恥也

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聚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故曰王公之尊者也

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也

而以其官召之也

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

是尙友也

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則去

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貢賦或遊殃禍伊發

有莘爲殷興道故曰成湯立賢無方也 此毛校及文選本

四十七卷二十七

告子上

孟子之言夫

言養性長義任天自然殺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其性亦猶是也

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猶人之性與

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亦有外與

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亦在外也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源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孟子

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故好是懿德

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

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猶芻豢之悅我口

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

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

所以勗而進之

惟心之謂與

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

木茂人則稱仁也

非然也

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

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

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不所以殊也

求其放心而已矣

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此之謂不知類也

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弗思甚也

言貴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則心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属君以君子

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爲大人而已矣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乘越故謂

之大人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

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者必以規矩

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告子下

則將摟之乎

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有餘師

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

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五十而慕

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何必曰利

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為名也

儲子得之平陸

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

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

衆人固不識也

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謀以功實停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毛並

校吳文定本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志於仁而已

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其用兵角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

不能一朝居也

言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桀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苦也並㤉校盱郡重刊廖氏本

大桀小桀也

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君子過矣

言君子除害習爲人也自生鄰鄰亦以狹矣是故

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惡乎執

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可得乎

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

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君合符詩曰雨雪瀌

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

兒死而已矣

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

凡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若激而厲之能者以攻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董毛校吳文定本

盡心上

所以立命也

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非正命也

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求在外者也

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求仁莫近焉

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衆也

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實也

無恥也

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何者人有

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顏淵慕虞舜仲尼冀庶幾之云

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從所尚則義不虧矣

達則兼善天下

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

立世成不失其從善天下乃用其質何賤於避求

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雖無文王猶興

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

豪傑自興也

則過人遠矣

言人情貴盛莫不驕矜若能歛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卓絕乎凡也蓋毛校與文定本

不怨殺者

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也並志

校邪郡亞刊庐、木

曷 小補

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

以賢者志其人者也

者敎得民心

言明法審令民趣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

移風易俗漠善於衆

莅之天下也

言天性良能仁義是也　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沛然莫之能禦也

言舜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如此而已矣

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故達

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　膏粱難正多用沉溺是故

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而物正者也

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

四科優劣之差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言保親之樂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

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四體不言而喻

言臨涖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

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驕僻用張心邪意溺進

退無咨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此之謂也

言王政普大教其當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不遠

言宏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

志大宜爲君子

利與善之間也

言好義從義好利從賊明明求之常若不及君子

小人各一趨也

舉一而廢百也

言楊墨放蕩于異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

行止唯義所在

不爲憂矣

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

心皆夫將何憂

猶爲乘井也

言爲仁由己必在先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諭之

一貫義與此同

恐知其非有也

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

勉之也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

有焉凡人志異則生貳心也

孰大於是

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彔發之謂也

大人之事備矣

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矣可哉

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

求之門也

樂而忘天下

言舜法承天政不可枉大辟棄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夫非盡人之子與

言人性皆同居之使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居相似也

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

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胸中正者眸子不瞭也

君子不可虛拘

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

謂敬愛也

然後可以踐形

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

聖人乃堪踐形也

而弗爲者也

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盎富貴息厭思減其日君子

正言不可阿情丑欲蓋之故譬以治兄徐徐也並毛校奐文定本

君子之所以教也

言愛人之術莫諂五者莪青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並惠棟校可據並刊廖氏本

能者從之

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私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滕更有二焉

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其退速

言賞僭及淫刑濫及善不僭不濫詩人所記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仁民而愛物

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元　何焯倫補校　四十七名四十

是之謂不知務

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並毛校與文選本

盡心下

及其所愛也

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者此魏王以戒人君也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敵國不相征也

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

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是故取於武成二三而已

焉用戰

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不能使人巧

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譬喻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

若固有之

言帝舜不惘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一間耳

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元和郁氏宜稼堂覆校

將以爲暴

言脩理關築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權將

爲暴故戒之也

不能行於妻子

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

不徒

邪世不能亂

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簞食豆羹見於色

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則財用不足

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求之有也

言王者皆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則變置社稷

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言伯夷柳下惠貪廉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合而言之道也

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去他國之道也

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遑遑惟魯斯戀於

父母國之義也

無上下之交也

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文王也

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况於

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使人昭昭

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

可道議今之非也

今茅塞子之心矣

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明爲諸之不可倦也

兩馬之力與

言前聖後聖所尙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示子言之將啓其蒙

其爲士者笑之

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

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君子不謂命也

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四之下也

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

孟子爲之喜也

又從而招之

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

甚之以爲過也

而父子離

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發民

輕斂君子道也

殃必及身

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乖玩以殃其身諸侯

如兹永無患也

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

終吉君子道也

斯受之而已矣

言猶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雖獨

竊援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

於是也

是皆穿窬之類也

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

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窬善亦遠矣

而所以自任者輕

言言道之旨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吾何畏彼哉

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殷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雖有存焉者寡矣

言清靜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於微行之下流者招禍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出也

名所獨也

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欲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斯無邪慝矣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内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

則亦無有乎爾

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折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